

元豐類藁

十五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七

表上

謝中書舍人表

伏承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者甫上程篇遽塵寵任
載惟遭遇倍集兢慙中謝蓋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
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達於文辭矧今網理
四方彌綸庶政肇惟新之王度備久簡之官儀計謀
常越於拘攣注錯舉爲於希闊豈伊凡庶可測高深
方當覺悟邇遐使徧知於上意訓齊內外用丕變於
羣心尤資演暢之材曲盡丁寧之旨布爲邦典茲謂
人文顧在臣愚豈堪此選伏况皇帝陛下超逾千載
特起一時躬堯帝之聰明而不忘講學集成湯之勇
智而無勸咨詢惟左右前後之臣有耳目腹心之寄
尤非淺識所可叨居如臣性實滯蒙器非廣博知自
強於名節耻陰附於貴權無因緣毫髮之扳援有積
累丘山之忌嫉晚逢睿聖獨賜收憐褒嘉特異於常
倫進用每從於中出猥以五朝之大典屬於一介之
孤生已愧缺然將安稱此敢期誤寵仍寘近班敷導
訓辭懼空踈之難強追參諷議憂蹇淺之易窮於風
波流落之餘以蒲柳衰殘之質自循涯分曷副恩榮



雖日月之光何加於潤色而天地之德無待於論思
然臣素堅好古之誠粗識愛君之義既抗顏而就列
敢恕已以懷私謹當尋經舊聞用闡揚於名命激昂
懦志庶補助於謀猷仰答主知誓殫臣節臣無任

齊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知齊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
任上訖顧以諸生備茲煩使據非其所懼不克堪中
謝伏念臣素乏他長偶知好學議先王之制作嘗究
本原論夫子之文章頗探閩奧歷事聖君於三世與
游儒館者十年不知苟曲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

比緣私計請貳外藩嗟疾病之餘生困米鹽之細務
方指期於滿歲將垂翼於故棲遽此外遷處之劇郡
維般陽之列壤實季崩之遺區習詐而夸著流風於
在昔多盜與訟號難治於當今比試用於此邦必咨
求於強吏蓋因能而任官者不違其分則量力而受
位者得竭其材豈伊儒懦之資可副浩煩之用恐殫
精思無補毫分然而繇積累以冒恩實養成之有自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周萬物明照四方在踈遠汗
賤之中而察其所守無左右遊談之助而知其所長
故令覆露之仁及此滯蒙之質敢不無忘夙夜勉盡

疲駑行歸于周又自安於直道老當益壯誓無易於
初心仰望闕庭臣無任

襄州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權知襄州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任
上訖緣同氣之私恩陳便親之微志就更善郡得侍
安輿中謝伏念臣素堅嚮學之心幸遇好文之主備
名儒館十有三年然而三易外邦五回星歲比亦再
過於雙闕未嘗一對於清光常存傾藿之誠雖知向
日居有戴盆之勢何以望天而臣昨治濟南最爲煩
劇野有羣行之盜里多武斷之豪馴致肅清始熄凶

殘之害自強柔懦頗殫竭蹙之勞今者獲就安閒少
休疲鈍出觀美俗尤多漢廣之高入奉慈顏不憫汝
墳之瘁茲爲竊冒厥有端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獎
引士倫推崇世教小藝片言之善偏長一曲之材皆
欲養成未嘗棄廢故令優佚俯及孤蒙敢不拊慰此
民宣明上德永念沉碑之舊自顧何功未忘投博之
勤庶幾小補臣無任

洪州謝到任表

伏承勅命就差臣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
馬都鈐轄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訖撫臨便郡

獲奉於親闈總制屬城寔兼於故里中謝伏念臣志雖擇善材不過人玩思詩書無出倫之異見遊心翰墨多涉俗之塵言竊食累朝備官儒館智非早悟曾不習於人情學匪兼通固難堪於世用茲緣私請得假善藩惟八換於歲暮已四臨於外服幸遇非常之主未奉燕閒實當難得之時獨無稱效僅獲伸於肝膈冀少益於毫分伏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聰明好古卑漢唐之近事慕堯舜之遠圖臣敢不上體聖心勤修民政奉行寬大方盡瘁於茲時補助高深庶納忠於來日仰望旒袞臣無任

福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授臣守本宮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已於今月初九日到任上訖列職內朝分符督府荷收憐之俯及省孤陋以何堪中謝伏念臣蹇薄多艱戇愚少與遇繼承於興運未進望於清光至於九換歲暮常從外徙四臨州部曾未代還茲者備延閣之美名假東甌之劇郡顧惟同氣亦預改藩但虞人品之輕莫稱主恩之厚然臣最為寒族實奉偏親臣弟既適於遐陬臣愚固難於遠役理當懇請輒用冒聞雖未賜於矜從亦終寬於中謝頗識事君之義敢忘奔

命之恭惟皓首之慈闈抱累年之宿疹牽衣辭訣泣涕分馳計音信之往來殆將萬里阻晨昏之定省各在一涯足感動於人情况親逢於孝治草茅弱質素依及物之仁犬馬微誠終冀因心之恕再念臣撫臨城邑勞問士民皆狎處於太寧但遵行於明詔則臣實慚尸於廩食曷補報於寵靈皆出誤知致斯冒處伏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躬神聖之姿而兼容小善履富貴之極而深達下情在於隱恤之心豈間么微之跡敢不誓殫勒瘁匪懈夙宵慰海徼之幽荒布德音之寬大承流寵寄方自効於驅馳反哺愚情冀尚蒙於憫惻仰望旒宸臣不任

明州謝到任表

臣於去年十二月於江寧府准福州公文送到勅牒一道就差臣權知明州當月十八日於真州據進奏官狀准中書孔目房帖子臣乞迎侍老母赴任不行已於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預於分土愧在假人竊自省循懼無報稱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固天縱之高姿有恭儉慈仁不世出之琦行上嘉堯舜之際下悼漢唐之間以超曠之迹爲可追以苟簡之治爲無取甚盛德之事敏於絕倫大有爲

之君審於在已所以更張庶政憂憫百姓之心至於
推廣大恩鎮撫四夷之略無忘夙夜匪懈斯湏其志
之所存則有孔之卓其行之以力則有禹之勤若夫
甄序羣材蒐揚衆論一作長一曲之善半辭片說
之工遠自巖穴之幽深旁暨草萊之踈賤莫不從容
賜對以盡其情委曲因能以收其用可謂三代以後
特起之盛時千載以來幾希之嘉會而臣濫中臺之
優秩玷內閣之美名然而荏苒十年周流六郡當陛
下闕四門以延天下之士而臣未得一望於清光遇
陛下開數路以來天下之言而臣未得少陪於末議

蓋茲遠迹最謂多竒故雖抱於愚忠每自安於靜晦
竊恃皇明之必照終期素蓄之獲伸昨者爰自江吳
就更閩粵暗有畏塗之阻藐無將母之因賴上感靈
致寇攘之熄滅屬時休慶獲稼穡之豐登既此蒙成
且將滿歲輒露由衷之請果紆及遠之仁召自天涯
還之闕下已慰循陔之念更諧拱極之誠方攬轡以
在行復分符而補外維鄞江之列壤寔浙右之名邦
素號寬閒可容尸素尋敷陳於奏牘冀迎奉於輕輿
繄是微情未回洪造已宵行而祗命甫夕惕以當官
眷是遐陬違此昭旦來廷之國實爲出入之途表海

之城方始經營之緒仰荷選掄之寄敢忘策勵之勤矧皆稟於成規庶可圖於薄効再念臣比更遠守久去偏親出自推恩幸茲易地環走已臨於新部相望猶邇於舊封仰晞天日之光未親戶牖俯計晨昏之戀尚隔庭闈眇是羈單了無黨助每益堅於已志獨有待於主知自効驅馳敢廢資忠之義庶依長育未愆致養之私傾葵藿之一心極蓬茅之丹懇論疇者在之死無渝仰望冕旒臣不任

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權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日十六日

到任上訖比從閩粵中易句章益起堅城以強表海之勢闕開列館以待來廷之賓皆承規畫之餘方始經營之緒程工省費俾無靡敝之材計力與庸俾無發召之役以至屬材能而董事分什伍以庀徒已略具於科條可粗施於士吏身方督作匪懈於服勞法有避親遽蒙於易地竊陪京之寵寄申將母之微情輒冒恩榮何堪報稱中謝臣竊觀前籍所載千載以來大道鬱而未彰莫承于古王者疏而不作無甚茲時在理可推久衰必復去五代八姓寢微之弊肇自宋興承一祖四宗丕顯之謨實在陛下蓋繇體粹精

之眷質執剛健之純誠運獨斷之明則天清水止昭
不殺之武則雷厲風行故能並起百工越熙庶績追
二帝三代之甚盛行兩漢有唐之所難使天地人神
莫不順叙雨暘寒燠罔或違時厥戴德者田耕井飲
之倫蓋游泳於遐邇之內其蒙澤者蟄潛嫗伏之類
無殞殍於胎卵之中寶鼎靈芝聲流於樂府來麩嘉
穀實物於太倉至於武庫斂藏之兵羽林閱習之伎
匠盡其巧而工妙擅於一時士盡其材而精銳軼於
近代威靈所覆夷貉允懷是以扶桑戴斗之區度索
尋撞之國來於四海之外曾無一歲之虛蓋令不待
期而萬里奔走治非有跡而九域阜安可謂不世之
宏休難名之盛烈夫應之福者既極其厚則報其貺
者必盡其隆方當秩盛禮大樂之文薦諸清廟采增
封廣禪之義類于名山於以較著日新技出之顯庸
闡布天錫永昌之大業臣性姿固塞人品眇微獨於
輦流素嗜文學如得鏤諸金玉述陛下赫赫之功播
在筦絃紀陛下巍巍之德措之六藝而無愧告諸百
世而無疑庶幾不後古人可以昭示來者存於肺腑
積有歲時然臣籍雖預於內朝身屢更於外服已彫
零於齒髮又轉走於東南曾未得廁望塵於清蹕之

間參第頌於從官之後惟堅烟幅欲効毫分今者獲
便養於親闈預分憂於輔郡上體焦勞之意敢忘夙
夜之勤宣化承流方盡駑駘之力望雲就日但傾葵
藿之心注仰冕旒臣無任

賀熙寧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十三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宗祀明堂禮
畢大赦天下臣已即時集軍州官吏將校等宣布訖
伏以奉承聖考升配上天秩盛禮於法宮推大恩於
率土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好古之質有恭儉
愛人之誠兢畏萬機仔有一德燔柴展報既昭告於

元功嚴父致隆又推明於極孝越成釐事均布鴻休
草木昆虫皆令受賜華夏蠻貊莫不歸仁臣心係北
辰身縻東土永懷故事難求汶上之圖獨遠清塵方
嘆周南之滯想望旒袞臣無任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今月初七日遞到赦書一道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南
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臣已集軍府官吏將校軍民等
宣讀訖伏以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
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
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并容之大

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
盛麗之好無便僻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
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於人効見於事則宅仁由
義措紳之徒成材於學校超距蹋鞠熊羆之旅養勇
於營屯甌窶汚邪之收充於倉廩關通和鈞之利阜
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
應自殊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近
則金石之聲一作音鳥獸忻蹈遠則干羽之舞蠻夷駮
奔象齒旅於闕廷龍媒納於閒廐是謂六府三事皆
可以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

之能闕前世議泰山之封謀梁甫之禪者度崇比大
疇克登茲陛下抑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先后一作王
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隕祉發祥其德無可
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
齋明薰拔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
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枋柴燎之蒸焜於
郊兆幽隱昭荅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寢昌於萬世
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
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疵錄勞能而縱逋負
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漢一人之

慶遂及於蚊蠕乎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寢深莫侍甘泉之祠獨嘆周南之滯第從臣之嘉頌未効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想仰宸衷臣無任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已即時集軍州官吏軍民宣讀訖竊以昊天無聲之載人莫能名先帝罔極之恩物何以稱維總章之正位秩宗祀之鴻儀可薦至誠用伸昭報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躬夙成之聖質而博古多聞經特

起之大猷而虚心廣覽振千齡之墜緒紹三代之遐蹤霈澤之所涵濡太和之所煦嫗華夏蠻貊無一夫不獲其宜草木蟲魚無一物不遂其性爰求祭典用告王功蓋諸儒之說爲不經則折衷於孔子而近世之事爲非古則取法於周公罷黜異端推明極孝以尊莫大於祖故郊於吉土以配天以本莫重於親故直於合宮以配帝恩義兩得其當情文皆盡其詳徹俎云初均釐甚廣君哉皇矣實難偶之昌期魏乎煥焉信非常之盛禮臣幸逢熙洽未奉燕閒一違前蹕之音四遇親祠之慶青雲多士皆預橋門之聽觀黃

髮孤生獨歎周南之留滯仰望旒宸臣不任

賀克伏交趾表

伏覩進奏院報安南招討司已克伏交趾其首領李乾德具表乞降者螻蟻之微自投必死乾坤之大終許更生惟德及於幽遐實均慶於中外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順稽古憲叙正民彝迺聲教於四方壹書文於萬國喑海隅之昧俗肆井底之狂謀聖恩所懷凶氣自失雕題交趾心服於威靈大賂南金歲遵於貢職允出止戈之武是稱無敵之仁臣遠守藩維獲聞捷奏永懷竊抃實倍常情臣伏恨職守所拘不獲稱慶闕庭臣不任

言二十

卷六十七

十二

文

慰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表

今月二十日太皇太后遺誥奄棄宮闈者承問震驚失容號慟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伏以太皇太后表儀三卅德首於人倫保佑兩朝功存於王室遽違孝養未究遐齡無間近踈實均欷慕伏惟皇帝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伏恨方守印章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謝賜唐六典表

伏蒙聖慈賜臣唐六典一部者冒貢微誠敢徵寵賚

獲盈私望特出異恩中謝竊以繼正觀之造邦維開
元之稱治財成唐典本庶務於尚書則象周官綴舊
聞於經禮行之當世垂及方來伏遇皇帝陛下接五
聖之休期振千齡之絕業號令風采卑秦漢而不言
綱紀文章體唐虞而特起爰因廣覽俯逮遺編俾加
鏤板之傳賜及在廷之士顧最踈之庸下忘輒請之
妄逾猥荷并容預均蕃錫敢不自強衰退悉意闕尋
竊典故之緒餘少裨寡陋審官儀之委曲益勵疲驚
臣不任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七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八

表



謝熙寧五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五年曆日一卷者竊以振舉舊章推明新曆欲謹天時之正俾諧人事之宜藐是孤生與均寵錫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力行大道惇叙彝倫贊天地而平四時理陰陽而成萬物爰茲頒朔咸暨有邦臣敢不深究土風詳求氣序躬勸耕桑之業輔成坯治之仁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熙寧六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熙寧六年曆日一卷賜臣收管者一與外符之寄再蒙班曆之恩久矣去朝幸茲拜賜中謝竊以天地陰陽之動不得違時蟲魚草木之生必皆有政故茲告朔宜布有邦伏惟皇帝陛下兢慎萬幾協諧五紀式謹王正之授俾知民事之常臣敢不動靜詳觀夙宵祗奉庶召和平之氣用禪化育之仁臣不任

謝熙寧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七年曆日一本者

顧慚孤拙與被寵靈

中謝

竊以陶唐之定四時稽于

曆象虞氏之齊七政審以璣衡蓋求於天道者能盡其宜則施於人事者不違其序伏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古仁厚愛民深原制作之方務協生成之理在於垂憲尤重頒正臣久去闕庭遠臨藩服惟竭遵承之力庶符欽順之心臣不任

謝熙寧八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熙寧八年曆日一本者竊以治曆于中所以察天時之運動班正于外所以一王度之推行舉是彝章施于有土

中謝

伏惟皇帝陛

卷十八

二

三

下至仁不世盛德無名協五紀以遂羣生合二儀而成萬化迺明告朔咸俾守藩臣敢不悉意究詳勵精遵奉庶盡承流之効俾無作事之違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熙寧十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熙寧十年曆日一卷賜臣者竊以推行歲時天道所以化育考正曆度人事所以財成故頒朔之舊章爲守邦之先務伏惟皇帝陛下德兼載燾仁及昆蟲體履中和叙九疇而開物欽明象數齊七政以導民臣獲奉王正親承聖詔念闕廷之

方遠藐然江上之身感星畧之屢新尚嘆周南之滯
仰望旒袞臣不任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元豐元年曆日一卷者一
遠闕庭十移星曆顧彫零於齒髮無報補於毫分中
謝伏惟皇帝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
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蟲舉皆遂性循用頒正之
典寵詔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
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
之意庶裨及物之仁仰望冕旒臣不任

謝元豐三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元豐三年曆日一本者竊
以修人事者必也正時明天道者在於治曆爰從頒
布俾一奉承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則大居尊體元凝
命成六府三事之叙合志於虞遂八政五紀之宜同
方於禹是遵人統用謹王正獲以守邦預於受朔勸
鹵土耕桑之業方務承流采堯民作息之歌庶知戴
德仰望旒袞臣不任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伏遇皇帝同天節臣預於本州天慶觀驚嶺興化禪

院大殿上建置道場一月日及設齋功德疏各一軸
金鍍銀軸頭紅羅復封全上祝皇帝聖壽者竊以績
禹撫期蓋自天而開迹生商肇祚實與世以爲歸故
預託於坏鎔皆永思於戴燾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性
由仁義德備聖神維候紀於長羸屬祥開於震夙是
敢致嚴道妙嚮意佛乘庶將不轉之心用獻無疆之
壽臣無任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

伏蒙聖慈以臣等編修英宗皇帝實錄今月十四日
開局賜臣等御筵者方次舊聞已叨優禮省循非稱

三

卷下八

四

十

慚負失容

中謝

伏以先帝功德之殊將傳後世儒者

文章之用正在此時猥以空踈誤當屬任甫磨鉛而
就職遽置醴以均恩寵異羣司幸踰素望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永懷先烈務廣孝思故因始於信書俾特
豐於燕豆所懼不能名乾坤之至德摹日月之大明
上以副陛下顯親之心下以盡愚臣歸美之志惟粗
明於書法庶少補於素餐臣等無任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
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者寵踰於德愧甚於

榮輒露危誠仰干睿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衮衣備物禮均上宰之崇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貴非智能足以謀國勞烈足以及人屬在休明詎容玷冒若臣者侗然固陋眇爾穉蒙雖甫逮勝衣習爲容於趨拜而大思就傳賴齒學之漸磨庶幾識古今之通方知國家之大體施於爲已可以持循必也當官覲無違曠已叨分於將鉞復誤假於公主虛冒鴻私未伸薄効敢圖獎渥荐及譴微視儀數於三台超爵名於五等旣加眞食仍益爰田固非錄善而量能又異校勞而數最將安稱此自顧缺然而况皇帝陛下處父子之間常先義訓在君臣之際每徇公言伏望察臣精懇之由衷不顧小嫌之反汗許還新命俯遂微情使臣得奉定省於晨昏稍安幼志報生成於天地更待壯年臣無任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

伏蒙聖慈以臣所上表陳乞蒙恩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特賜批荅不允者輒布愚衷未回宸聽仰闕誨諭彌集兢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明德懿親在天功而有助隆名重器爲國論之所歸然後材位不浮望

實相稱若臣者夙依煦育生處深嚴雖無好弄之心甫逮垂髫之齒方圖講學知臣子之大方庶得周旋奉君親之素教敢意靡緣績用荐被寵靈遂兼將相之榮仍極王公之貴雖參諸邦典或故事之可循而質以人情實煩言之可畏顧茲沖昧尤積震惶伏况皇帝陛下新一代之彝章革千年之流弊方循名而責課以官方而任人其於明信賞之科必先於近然則推至公之誼宜始於臣惟特寢於誤恩可曲全於拙分使乾坤之施不累於私親則塵露之微庶幾於報上臣不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乞蒙賜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祇膺詔版彌積醜顏蓋崇大於宗藩以盛強於帝室豈伊獎渥可假幼冲中謝伏念臣器匪夙成材無特異徒歸依於鞠育每親炙於高明欲善在身忘髣髴之至弱知書可學慕佔畢之相從庶繇受教於童蒙覲獲成能於壯大敢意攬攸司之密啓循歷世之彝章寵以官儀體均於丞弼殊其爵列秩右於公侯揣稱何堪踰涯已甚知隆名之難冒迫

大號之既行控避莫從震惶滋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下心潛高厚智極精微推廣愛之仁以隆於父子盡
大公之義以篤於君臣故舊典之當行雖至親而莫
間致茲異數猥及譟能臣敢不仰體聖懷勤遵慈訓
省躬擇術庶不蹈於匪彝臨事知方或可收於近用
臣無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
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
允仍斷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廷強形

勢於宗藩用臨方夏宜兼獎渥屬在親賢誤及幼冲
倍深兢悚中謝伏念臣蒙休宸極託蔭慈闈未闕六
甲之書甫在兩髦之歲揆材至薄曾無特異之資知
善可遷竊有自強之志已塵高位愧乏微勞詎意仁
恩更崇命秩抗等威於元宰躋爵列於真王自顧空
踈將安報稱此蓋伏遇皇太后殿下輔成世教陰厚
人倫均至愛於諸孫假餘光於穉齒致茲異數猥被
譟能敢不自勵童蒙嚮慕日新之益庶幾壯大仰酬
坤育之私臣不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后牋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
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
允仍斷來章者異其恩數兼將相之殊榮尊以爵名
極王公之寵列雖優隆於天屬必攷察於人材假是
幼冲懼非宜稱臣某以感以懼叩頭伏念臣性非蚤
悟學未少成徒依均養之私甫及垂髫之始已蒙休
於帝所獲備位於宗藩豈意慈憐更加褒進夫位崇
者德厚祿重者功高而臣無可錄之勞能冒非常之
禮秩此蓋伏遇皇后殿下彌綸內治則象坤元惇鞠
育之至仁推獎成之素志致茲渥澤誤及童蒙敢不
盡子職之微勤無忘砥礪荅母儀之大賜庶補毫分
謹奉牋稱謝以聞臣以感以懼叩頭謹牋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
訖備官無効竊寵過優尚聯清近之班仍獲安閒之
幸中謝伏念臣器非閎遠性不敏明徒嗜好於文章
浸推移於歲月濫名儒館接武朝紳與齋坳牧之蕃
參蒞神州之劇進聞邦計出假使符會仁祖之外遐
圖信書之示後起於衰病寄以討論旋躋右史之華
遂冒西垣之選惟茲典禮屬在奉常猥用滯蒙首當

總領悉心謀慮雖務竭於愚忠妄意變通遂自乘於
素論寔干昭憲奚道嚴科荷屈法以申恩止奪官而
補外罪浮于罰勲溢於顏何僥冒之使然寔矜全之
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獨斷坤厚兼容躬親
庶政而炤之以明付用羣材而養之以恕故俾兼榮
於近侍尚容竊食於外邦仰戴生成將安補報敢不
服勤夙夜期練達於政經延見吏民一作祇以一作
布宣於上德庶收來效少荅鴻私仰望闕庭臣無任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犬馬之質難駐於頽齡日月之光尚攀於愛景臣藻

誠悲誠哽頓首頓首伏念臣出於悴族進以謏材文
辭講說制策之科衆稱華選儒館掖垣經帷之職世
謂清塗獨徧竊於美名蓋親逢於亨運至於總銓衡
之要劇領京邑之浩煩茂有勞能可論報稱冒寵靈
而過厚致災疚以交攻迫霜露之所侵且將漸盡幸
髮膚之無毀得以全歸方去闕庭長投泉壤輒陳遺
志猶及能言伏願皇帝陛下御六氣之和慎調興止
享萬年之祚永庇華夷再念臣偷殘息之僅存覬餘
恩之可丐敢祈仁眷終賜矜憐臣有男進士崑孫男
某親堂弟茂共出寒鄉稍親薄技葑菲不棄儻微祿

之獲霑魚水一作菽可供庶游塊之未餒伏望聖慈並
於文資內安排妄茲干澤愧在忘廉保存歿之孤蹤
託始終之大賜生而無益曾莫及於嚙環死或有知
猶庶幾於結草仰望旒袞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太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
上訖惟此方彫瘵之舊屬比歲凶饑之餘任在拊循
懼無稱效中謝竊念臣受材不敏託勢甚微竊郎位
之寵名濫憲臺之優選因蒙中詔獲備外邦方喜便
於庭闈遽已罹於家禍苟全生理復齒班榮用久次

而得州以親嫌而易地低回積日黽勉至官忽被新
恩復還舊印江湖孤蹇之跡道路奔馳之勞甫茲即
安敢忘盡瘁自惟蕞爾何以及茲茲蓋伏遇尊號皇
帝陛下日月之光旁照萬物天地之德平施四方猥
致妄庸誤蒙器使當力行於寬惠上副至仁惟少假
於寵靈庶成薄効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勅書表

進奏院遞到勅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屬在煩暑聖
躬無倦於焦勞言念繫囚恩旨遂加於惻憫中謝伏
惟尊號皇帝陛下繼祖宗之功德體天地之生成發

政施仁恐遺於一物勝殘去殺思厝於五刑謙不自
專動遵故事眷幅員之至廣軫囹圄之未空申明詔
以丁寧飭守臣之撫視豈止奉行於時令固足感召
於人和臣與被德音當宣上意惟盡哀矜之理庶符
欽恤之心臣無任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八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九

疏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閣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



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

一作宗廟

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
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
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
異在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
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一作從
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
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
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
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
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
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
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
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
間而要其所以為始一作本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
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
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
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
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
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

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又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

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

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
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
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
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
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
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
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比
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
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
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

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
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
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
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
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
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
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
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
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
不為不父然臣以一作所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

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
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
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一作勉知學者非明
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
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
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
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
於理者未有一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
天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
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
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
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
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智而積之以至於
從一作縱心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
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
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
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
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
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
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如聖

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
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
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謂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
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
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
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
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
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

改明州不果上

六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
自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
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
仁被公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
不溺於聲食菲衣綈初遵節儉臺卑囿小無所增飾
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漁
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祗慎盡
於纖介晝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
羣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
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不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

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爲世則者傳聞
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闕測可
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闊遠則憫自晚周秦漢以
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氏踵
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
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
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
聽莫不震動羣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効
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
惕勵無懈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
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
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修身
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逮今十有一年始
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
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
志又有能行之効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
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
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
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
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

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說作相
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
來又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
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
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
也至於孔子之自叙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于七
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
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
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
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
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
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
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
其始也求之貴傳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
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
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
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
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
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

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解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

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以一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一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一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

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歛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求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叢細之出而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石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九



